

台湾新派系列武侠小说

# 长江燕子

之

①

潇湘子 / 著

日月劍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长江燕子之一

# 日月剑传奇

潇湘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长江燕子一

### 日月剑传奇

#### 太阴指

- |     |   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伍金刀的刀  | (3)  |
| 第二章 | 纸做的蝴蝶  | (11) |
| 第三章 | 祁东来的苦衷 | (23) |
| 第四章 | 深夜里的长啸 | (37) |
| 第五章 | 一指断芳魂  | (49) |
| 第六章 | 金灿灿的花  | (59) |
| 第七章 | 湖水叹幽幽  | (67) |

#### 日月剑

- |     |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剑气青蒙蒙  | (81)  |
| 第二章 | 往事的代价  | (89)  |
| 第三章 | 江湖浪子   | (103) |
| 第四章 | 云雾涌黄山  | (113) |
| 第五章 | 青蒙剑的秘密 | (123) |
| 第六章 | 江湖总无奈  | (137) |

#### 紫燕飞

- |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青青的面纱   | (151) |
| 第二章 | 清风徐徐丽人来 | (159) |
| 第三章 | 飘血的江苇   | (171) |

第四章	小月小月你在哪里·····	(185)
第五章	江水仍滔滔·····	(197)
第六章	长天紫燕·····	(207)

## 醉魂刀

第一章	飞向东方的信鸽·····	(221)
第二章	刀光也落寞·····	(229)
第三章	汾酒酒香也醉人·····	(241)
第四章	神秘的七星剑·····	(253)
第五章	慕容飞雪的鼻子·····	(265)
第六章	冷月仍萧萧·····	(277)
第七章	魂断扬州路·····	(287)

## 少阳剑

第一章	血溅过桥集·····	(301)
第二章	剑阵与链锤·····	(313)
第三章	雨中的如梦·····	(327)
第四章	风萧萧兮易水寒·····	(341)
第五章	情怨如烟·····	(355)
第六章	淡红色的剑气·····	(369)

## 太 阴 指

太阴指,据说是一门至阴的邪门武功,并且极不易练成。练成之后也时常有走火入魔的危险。

但是这种邪门武功一旦练成,其功力之高,足可以与当今武林泰斗一较高下。

太阴指走火入魔之后,功力反而会倍增,是平时的5倍以上!所以,练成太阴指的人,似乎已天下无敌!



## 第一章 伍金刀的刀

月色惨淡，月色下飞起的刀光也惨淡。

这片金色的刀光已闻名江湖至少30年。30年中，至多只有不到10位黑道盗魁曾因财迷心窍而试其锋芒，他们的结局都只有一个，就是身首异处，命赴黄泉。

所以30年来，岳阳“开远镖局”的旗号所到之处，打家劫舍的黑道人物莫不远而避之，开远镖局局主伍金刀的大名，在大江南北的绿林大盗心目中的分量，自然也就可以想象了。

然而今晚，仍是那柄刀，仍是那个人，刀光仍然耀眼，刀招仍然凌厉，但从那“呼呼”的刀声中，却令人感到一丝丝的不痛快。

这几天，伍金刀的心里十二分的不痛快。

伍金刀本不愿接这趟镖，并不是因为这趟镖路途太远，远赴淮南，往返几千里，而是因为他对那货主十二分的不信任。酬金很高，是平常的二倍，但若不是那货主托了一位伍金刀的朋友来说情，伍金刀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这趟远门的。

所以，伍金刀的心里就有了一点不痛快。

刚一上路，伍金刀就有一种预感，预感到这趟镖会到不了货主指定的地方。而老天也似乎与伍金刀作对，一路上阴雨不断，路滑难行，镖车走得极慢。而一路上总感到有人盯着，却又见不到一个可疑的人。伍金刀一面叮嘱几位镖师小心提防，一面催促镖车前行，这样，心里的不痛快又增加了几分。

看看渐近扬州，天气也逐渐好转，道路也不似先前那般泥泞，若是赶得快一点，可望如期交货，却又偏偏遇上了劫镖，并且劫镖者个个都是伍金刀从未遇到的高手。伍金刀心里的不痛快自然一

下子就达到了极点，招招狠攻，似乎要把心里的不痛快尽情地发泄出来，倾泻在这5个人的身上。

这5个劫镖者绝不是一般的绿林盗贼，一般的绿林盗贼绝不会有如此敏捷的身手，而一般的绿林盗贼若是见了开远镖局的旗号，不管伍金刀有没有亲自护镖，早已躲得远远的去，绝不敢有劫镖的非分之想。所以，这5个人的身份就大可怀疑了。

5个人全都蒙了面，只现出10只森冷的眼睛。武功都高得出奇，一上来，不到十个照面，便伤了开远镖局的3个镖师，5个趟子手，然而当伍金刀的刀光削过去的时候，这5个人都突然间消失了，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般，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

镖车幸好无事，3个镖师受的伤都不太重，有两个趟子手却已是奄奄一息。一个胸口给人刺了一剑，眼见是不能活了，另一个则被砍了至少5刀，最致命的一刀砍在左肩上，若不是他躲得还算不慢，一颗头颅早已被人割了去，即使如此，离死也不远了。

伍金刀吩咐众人包裹好伤口，叮嘱大家加意提防。因为那5个人既已开始行动，决不会就此罢手，天亮之前一定还会来的。

## 二

这是一处荒村野店。

简陋的屋室，简陋的院坝，甚至连院墙也没有。

按理，镖车似乎不应该在这种地方过夜，何况伍金刀是个真正的老江湖，而这趟镖又确实非常贵重。

但伍金刀偏偏选中了这个地方，是因为赶路赶得太急，还是因为伍金刀太以自信？

那5个劫镖者退去的时候，已近三更。

伍金刀就坐在野店的门外，金刀握在手中，倒插在地上。店内灯火俱无，一片静寂，从敞开的店门望进去，依稀可见几张破烂的桌椅，镖车就在其中。



似乎整个野店，就只有伍金刀一个人。

劫镖者自然不会那么傻。谁都明白那看似空无一人的店内其实处处充满了杀机。如果谁要走进店去，便会立刻被人割成碎片。

野店的四周，全是影影绰绰的灌木丛，门外十几步，便是那条横贯东西的驿道。像这样的环境，敌人会从什么地方出现，实在是难以估计，何况敌人是5个。

但是伍金刀并没有胆怯。他一生中，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事，对自己的刀充满了信心。20年前，似乎也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一次护的镖，似乎也在10万两以上，他就凭手中的这柄刀，杀退了前来劫镖的“长江四寇”。

长江四寇的武功比今晚劫镖的5个并不差，并且长江四寇是黑道上出名的要钱不要命的无赖，招招拼命。伍金刀仍然令他们4个都受了伤，其中3个还伤得不轻。

相同的地方，护相同的镖，面对几乎相同的敌人，伍金刀对自己有十二分的信心！

但是伍金刀的心里仍然不痛快。

他坐了一个更次，那5个人似乎还不想动手。

伍金刀喜欢速战速决，因为他护着一趟大镖，拖延不得，若在平时，你与他耗上三五天，他也乐意奉陪。

四更了。

此时雾气已经升起，月色更朦胧了。灌木丛隐隐约约，若隐若现。

左边的灌木丛似乎动了一下。

伍金刀警觉地转过头来，却又什么动静也没有了。

伍金刀的耳力绝对没有问题，当他像现在这样屏心静气，全神贯注的时候，百丈以外滑过了一条蛇也逃不过他的听觉，何况他坐的地方距那丛灌木还不足10丈。

看来，劫镖者准备要动手了。

伍金刀提高了警觉，右手下意识地握了握刀柄，然后，他的浑厚的声音在夜空里滚了过来。

伍金刀说：“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，有种的滚出来吧！”

伍金刀说话的目的有两个，一个是提醒店内的镖师加强戒备，敌人很可能要动手了，另一个目的是要把对方激出来。

然而对方似乎太了解伍金刀的用意，反而没了声响。四周幽荡荡、静悄悄的，只有雾气在蔓延。

伍金刀沉住气，又等了好一会儿，再喝一声：“别再躲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左边那丛灌木似乎又动了一下。

伍金刀的身体立刻化作一片刀光，卷了出去，却是卷向右方。

动静明明在左方，伍金刀却为何攻右方？这道理再明白不过。左方的动静用意在于诱敌，吸引伍金刀的注意，攻击右方，出其不意，若能一击得手，必会挫掉对方的锐气。当年他一举击退长江四寇，用的也是这种方法。

伍金刀刀光阵阵，削去了一大片灌木，却一个人也没有见到。他心中微微一惊，刀势就顿了一顿。

就在他刀势一顿之际，昏朦的月色似乎骤然明亮了许多。

伍金刀一声大喝，金刀出手，“当”地一声，架住了刺向眉心的一剑。

剑光一闪，嗤地一剑，又刺向伍金刀小腹。

对方出手之快，令伍金刀暗自心惊。这一剑似乎一出手就是刺的小腹，刺向眉心的剑似乎仅仅是一种幻觉。

刀光也立刻下沉，“铛”的一声，刀剑相交，迸发出灿烂的火花，犹如夜空里倏闪倏现的磷火一般森冷。

星火激溅的一眨眼间，伍金刀看清楚了对方的手，眼里闪过了一丝诧异。

对方的右手背上，有一粒黄豆大小的黑痣。

伍金刀虽说对这黑痣不算太熟悉，却也见过许多次，因此，他

心中的惊诧就达到了极点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急响，背后又响起了一道刀风。

伍金刀刀光急旋，荡开了背后的一刀，同时飞起一脚，逼退了前面的剑手，往斜刺里疾掠而出。

此时店内已是杀声震天，不时传来惨叫，伍金刀心中明白，若这5人果真是自己想到的5人，非但这趟镖保不住，自己的这条命也会送掉的。而那个一直躲在暗处没有出手的人一旦出手，自己连招架的功夫也没有。

所以，伍金刀要走。

伍金刀若是走得掉，这趟镖就保住了。这似乎是荒谬的念头，却又十二分的正确。

伍金刀最弱的就是轻功，所以，伍金刀要走并不十分容易，加之那5个人也绝不会让他走掉的。

伍金刀刚刚掠出一丈，剑手的剑已到了他后心，而刀手的刀也几乎同时劈向他的肩头。仓猝之间，伍金刀躲过了背后的一剑，就万万躲不过迎面一刀，眼见就要伤在刀剑之下。

可是伍金刀就是伍金刀！

伍金刀的金刀，一眨眼间可以绕身飞旋36次，舞到疾处，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，一滴水也别想泼上他的身去！

他猛喝一声，刀光急旋，“铛铛”两声，荡开了致命的两招，同时身体腾空而起，想要夺路而逃。

伍金刀腾在空中，刀光仍然急旋，因为他知道，那个躲在暗处的人就要出手了！然而那人似乎并不急于出手，待伍金刀腾空力竭，将落未落之际，他才出手。

突然之间，就像是昏暗的夜空里闪过了无数颗流星一般，一道道金光疾射空中的伍金刀。去势之疾，力道之猛，已是一流的暗器手法。

伍金刀人在空中，已被攻了个手忙脚乱，但是，他仍然有机会

说话。

伍金刀说：“金花满天飞，果然是你们5个伪君子！”

暗器一闪而至，迅疾异常，只是，快得过伍金刀的刀吗？

### 三

伍金刀有两件值得夸耀的宝贝。

一件就是他的金刀。这柄刀从未离过他的手，就算他睡觉的时候，这柄刀也在他的手边。连他娶妻纳妾的洞房花烛之夜，这柄刀也要放在枕下，绝没有挂在墙上的时候。

若是伍金刀手边没有了刀，或者金刀没有在伍金刀手边，那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——伍金刀已经死了。

但是，伍金刀的命似乎很大，虽然也有几次离死不远的经历，但都给他逃了过去。而想要他死的人却反而死在他的刀下。

伍金刀的另一件宝贝却不是物，而是人，是一个活鲜鲜的大美人。

这个大美人就是他的小妾，江湖人闻名垂涎的杜芸芸。

杜芸芸歌妓出身，曾在秦淮河上红极一时，然而她出淤泥而不染，卖唱不卖身，因而惹恼了一个阔少，幸好遇上伍金刀，才使她免落魔掌，感激之余以身相许。

伍金刀自得了杜芸芸，人也似乎年轻了20岁，终日厮守，耳鬓厮磨，一时间传为江湖趣谈。

有这样的一个大美人在家里凭栏相望，谁也不愿意死。

然而，生与死却不是单凭个人意愿就能做到的，至少在江湖上，生与死的因素也太多，似乎并不仅仅依靠武功的高低。

### 四

烛光下的杜芸芸更有一种迷人的丰姿。

清亮的眸子，修长的双眉，玲珑的鼻，晕红的腮，细嫩的肌肤，

姣好的身材。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神情，都散发出万种风情，令人心旌摇荡。

但是，烛光下的杜芸芸似乎有点厌厌不乐。

能令美人不乐的事实在是太多了！所以杜芸芸完全有理由不高兴。

丈夫远行，独守空房，并且还要为他担惊受怕，这本已是苦不堪言。加上女人争风吃醋而起的各种事端，更是令人愁苦不堪！

杜芸芸平时得伍金刀的百般宠爱，早已令伍金刀的原配夫人心中嫉恨，只是因伍金刀在，不便过分发作。而今伍金刀远赴他乡，这把妒火终于点了起来，而且越烧越烈。

起因其实很简单。

杜芸芸心爱的小猫丢了，急得她找了半天也未找到，见到夫人的贴身婢女，便问了一声。

这似乎并无不是之处。小猫是伍金刀特地托人从一个波斯商人手中买下的，花了750两纹银，自是十分珍贵。找得急了，逢人便问，自是常理。

夫人知道后，便以为杜芸芸讹她偷了小猫，直骂了3天，骂得杜芸芸不敢出房门一步。这还不够，一天下午，夫人干脆带了两个婢女找上门来，当面骂了一通，硬逼着杜芸芸陪了不是才得意洋洋地离去。

所以，杜芸芸的心里充满了委屈，又无人能倾诉，只能独自流泪了。

三更了。

杜芸芸似乎仍无睡意，虽说她已换上了薄纱的睡裙，却依然坐在烛焰之下，望着黑洞洞的窗外出神。

湖蓝色的薄纱轻柔地挂在杜芸芸的身上，隐隐地现出她的美妙的躯体，而她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了。

风声。

烛焰一摇又起，杜芸芸的面前就多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来得如此突然，如此悄无声息，吓得杜芸芸花容失色。定睛一看，似乎镇定了许多，但是她的声音里仍然充满了惶乱。

杜芸芸颤声说：“你……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那人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我就喜欢听你的这种声音，也最喜欢看你的这副模样！”

杜芸芸说：“你再不走，我要喊……人了！”

那人说：“别忙着喊，待会儿会让你叫个够的！”

杜芸芸一听此话，惊得浑身透凉，刚刚张嘴要喊，那人的双手已按在身上，顿时浑身无力，软绵绵地倒了下去，再也叫不出半声。

那人抱起杜芸芸，抛在床上，一面淫荡地轻笑着，一面扯她身上的睡裙。

杜芸芸紧闭双眼，只有流泪的力气了。

## 五

第二天，当婢女见到杜芸芸的时候，她已经香消玉殒了。

杜芸芸雪白的躯体已变得青紫斑斑，隆起的酥胸上有一个血洞。

血如花，灿烂娇艳的花。

花已萎谢，枯竭。

杜芸芸，就这样红颜薄命，这样含羞蒙耻地烟消云散了。

在她的蓬乱的鬓发上，插着一只美丽无比的纸蝴蝶。

## 第二章 纸做的蝴蝶

祁大少在叹气。

这是在驰名宇内的岳阳楼上。凭窗而望，洞庭湖烟波浩淼，一碧万顷，远处帆影点点，风平浪静，近处芦苇片片，翠竹青青。湖水轻击岸边沙石，发出阵阵轻柔和谐的声音。

水天空阔，秋高气爽。

这样的天气，这样的环境，本应使人心旷神怡，豪情奋发。然而祁大少却在叹气。

能让祁大少叹气的事并不多。

川陕两湖，不知道祁大少祁东来的人，似乎并不多。祁大少家居岳阳，是岳阳府首屈一指的富绅，他为人豪爽，喜结交，且乐于助人，加之仪表堂堂，风度翩翩，因此朋友很多。

祁大少几乎没有敌人，即使曾经有过三四个，也已经成了死人，所以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，知道的人少之又少。而款待朋友，祁大少只用酒。

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一见到祁东来的名帖，川陕两湖的江湖人物，没有不全力以赴的。

所以，祁大少叹气，就很有点不寻常了。

祁东来叹气的时候，对面桌上的一位青年公子便看了他一眼。

原来祁大少叹气的那一瞬间，他手中的酒也似乎凝结了，酒杯上似乎就沾了一层水珠，杯中似乎就冒出了很淡很淡的白气。而这一切，至少用肉眼是不应该看见的，何况只是一眨眼的功夫。

那青年公子似乎就看见了，他的脸上立刻闪过了一丝奇异的表情，就好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突然发现自己心爱的玩具木偶被人

摔坏了一样。

祁东来也看见了那位公子，举了举杯中酒，说：“兄台，请！”

那公子微微一笑，举杯答礼，一饮而尽。

那公子衣着并不算华贵，却也掩不住那神丰俊朗的气质。他似乎算不上英俊，但他的清朗的眼神、轮廓分明的脸，加上他颀长的身材，以及喝酒的潇洒姿态，无处不显示出一种魅力，一种阳刚之气。

像这样的人物，祁东来就算永远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也一定要结交他。不然，祁东来一定会连续3天睡不安，食无味。

祁东来说：“在下祁东来，家居岳阳。敢问兄台大名？”

公子说：“本人慕容飞雪。久闻祁东来少爷豪侠仗义，幸会！”

慕容飞雪的声音很低沉，却很富磁性。

祁东来心里不觉就叹了一口气——这位慕容公子的嗓音不知道迷煞了多少情窦初开的女孩子。

祁东来说：“我与慕容兄一见投缘，如蒙不弃，移酒做一桌如何？”

慕容飞雪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悉听尊便！”

祁东来叫过酒保，将两桌酒菜移做一桌，又点了几样菜，两壶酒，然后与慕容飞雪对饮起来。

祁东来说：“听慕容兄口音，似来自蜀中？”

慕容飞雪微微一笑，未置可否。慢慢地挟了一片火腿，慢慢地送进嘴里，慢慢地嚼着。他刚才独自饮酒，已吃完了一份火腿，祁东来见了空盘残渣，知他爱吃，特意又点了一份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已去了一半。祁东来便忍不住多看了一眼。

慕容飞雪说：“我的胃口一直都很不错。这次游历江湖，江南小吃太多，不觉贪嘴了一点，胃口也不怎么好了。”

祁东来听得暗自好笑，心想，如此也算胃口不好，胃口好时，不知是怎样一种吃法了！



慕容飞雪说：“刚才无意间听得祁兄叹气，心想以祁兄的能耐，有什么事自会迎刃而解，何以会叹气呢？”

祁东来说：“慕容兄难道没有听说过最近岳阳府连续出现的几宗大案？”

## 二

近几个月里，岳阳城内，连续发生了3起女孩子被人先奸后杀的案件，并且受害者都身份不低。

开远镖局局主伍金刀之妾杜芸芸，秦淮名妓出身，江湖有数的美人之一，在伍金刀护镖外出之际，被人奸杀于卧室之中。而几天之后，有人送回了伍金刀的刀。

刀已折断，断成了三截，刀尖上血迹斑斑。据说，刀尖是从伍金刀自己的前额上拔下来的。

“凌波仙子”赵蓉蓉。武当俗家高手，“天南五柱”之一赵崇之女，一手武当剑出神入化，孤身行走江湖两年，声名播于两湖一带。死于城西鸿运客栈。

“疯女”柳一眉，来历不清，在江湖上也颇具名气。有人说她是江湖组织“青纱会”的重要人物。死于城郊一豪户家中。

3件案子，均前后相距一月左右，似乎是同一人或同一伙人所为，是单纯的见色起意，还是另有图谋？谁也说不清楚。凶案连续发生，地方上人心惶惶。岳阳府派出了全部捕快，昼夜勘查。一些江湖人物也在暗中留意。但时至今日，凶犯仍逍遥法外，甚至连一点踪迹也找不到。

所知道的只有：死者俱全身青紫斑斑，胸前一个拇指大的血洞。在每一位死者的鬓发上，凶犯都留下了一只纸做的蝴蝶。

会不会还有第4次？如果有，会在什么时候，会是哪一位女孩子？

祁东来生于此，长于此，地方上的事，平日里能管的都管一管。